

▼三味斋

1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缺,但惟一不能缺的是魂,是精神,是承载着这种魂、这种精神的人。这种人,我们习惯于称他们为“英雄”。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不乏这种“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而他们正是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灭的脊梁”(鲁迅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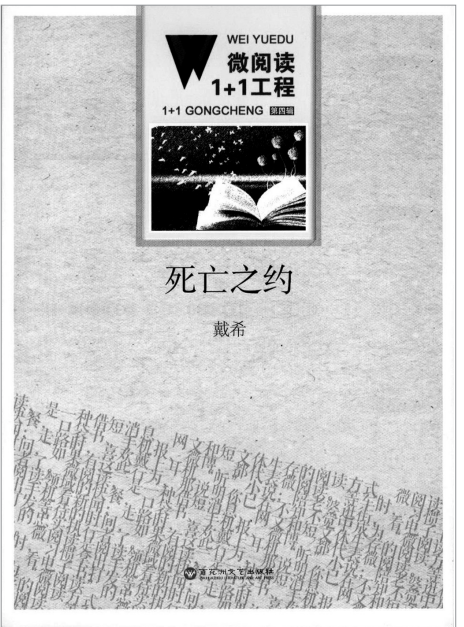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堪称“脊梁”的英雄人物一刻也不曾缺失,即如近年来,抗击“非典”战役中,无数医护人员用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谱写了最华美的生命乐章,有些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杨利伟只身进入太空,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新纪元。还有大地震中抢险的人们、反腐败恶爱民的桩桩动人故事,让国旗屡屡升起的奥运健儿,他们哪一个不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灵震撼?他们当然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可以说,当今时代许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耕耘,以不同方式参与着这段伟大历史的书写,英雄不是没有,而只能是更多。于是,一系列崭新的不同于过往时代的英雄形象得以呈现于近年的文艺作品中,于是,一个个“孟祥民”相继诞生,成为时代的楷模。

2 人人皆有英雄情结。当今时代,仍然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既需要仰视、远视和膜拜的英雄,更需要使人感到亲切的身边英雄。所谓“完美”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离人们太远、太不真实的文学英雄,人们只能欣赏,却并不感到亲近。

在人们的精神追求更多趋于现实化、庸俗化、实用化的时候,唤起人们的英雄情结无疑成为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在展示和批判现实生活以及人性缺憾的同时,也可以弥补生活的缺憾,向人们展现一种更理想更完美的生活和人性。越是社会转型期,越是人们精神上陷入迷茫,人的神性被遮掩、人性中善的美的光辉逐渐暗淡的时候,越是需要英雄传奇在他们心中唤起那种久违的崇高和感动,

▼百家品书



戴希的新集子冠名《死亡之约》,耐人寻味。如果要问读完这本小小说集最大的感受,个人感觉是在各种五味杂陈的情感上的一种不寒而栗的“冷”。这冷在于眼光,不介入个人思想和价值判断,冷旁观观,如冷镜返照。这冷在于语调,平铺直叙,看似冷言冷语,不夹杂旁白修饰,如冷月无声。这冷更在于态度,剥离了主观感情,专注故事文本的呈现,游离于思想和观念之外,如空如虚,如冷风过境。

冷眼旁观的视角在很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都有比较集中的表现,作家在作品中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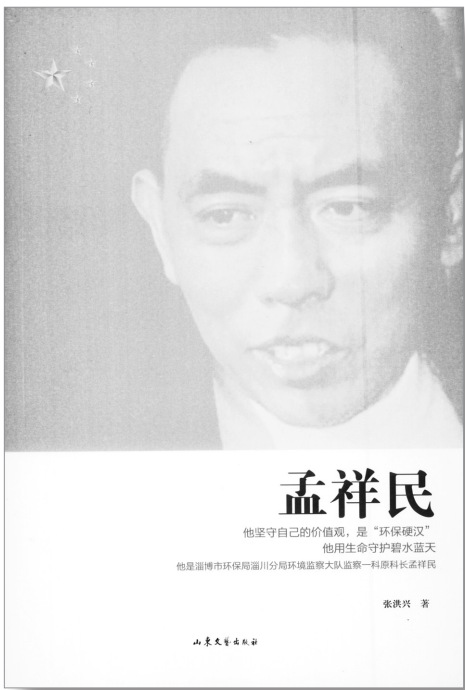
在生活中张扬叙事的力量

□北乔

南翔《绿皮车》书写最为平常的生活,但让我们倍感陌生,这缘于他真诚关注被我们忽视甚至是漠视的现实和心理空间。那些生活在底层或边缘的小人物小事件,在他的笔下迸发出无限的能量。人物的俗常生活、片段式的故事,意外地凝结出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冲击力。这是小说的力量,也是南翔实践在生活中写作的创作理想的最好体现。

就题材指向和外在的显现而言,南翔尤其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他细致端详普通人的情感生活,给予其平等的观照。他倾听大自然的呻吟,谴责人类的贪婪与无良,表达了一种无奈、一种悲怆、一种透进骨髓的疼痛。

南翔注重清晰小人物的生活质感和精神纹理,力求在不同的生活时空和多维的精神领域寻求某种共性的东西。他真切地走进生活,更多地关注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角落。他的目光高度聚焦,视野却异常辽阔,行走在生活的深处,但在精神的高点瞭望。他专注于人物的点滴,善于从一个极小的入口探入生活,直抵心灵最为隐秘之处。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动肆意漫延之中折射出浓重的命运感。精巧的叙事能力,使虚构幻化为生活的真实。这应该是南翔把写作自然化作为生活的延伸,让一切的叙事都与生活相拥。



动,人们对英雄的渴望,说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原欲。《孟祥民》的出版,就是这种原欲的再现。

3 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英雄,人们所崇拜的英雄也不同:在昏暗的年代,崇拜的是武松、李逵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英雄;在艰苦创业的年代,崇拜的是焦裕禄那样鞠躬尽瘁的英雄;在战争年代,崇拜的是诸葛亮等运筹帷幄的帅才和关云长那样智勇双全的英雄;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崇拜的是岳飞、文天祥那样的英雄;在腐败积重难返的时期,崇拜的是包拯式的清官和反腐英雄;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损害人们健康的时候,人们更期盼着“孟祥民”这样的环保英雄的出现。

冷眼旁观看世界

□汪苏

往不直接表达个人的情感、思想和态度,只是用一种独特的眼光、视角,从社会生活中捕获一些情境抑或是矛盾对立,给读者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很多情境下,这种独特的视角也是作家要传递给读者的思想。因此,眼光和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话语观点向读者说话,作家以静默表达对社会假恶丑的不屑或决裂,当愤恨和悲恸达到无声的境界之时,震荡在读者心中的情感也往往能够荡起强烈的余波。

戴希的小小说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冷视角,但又有些许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是带着思想和情感去捕获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这种冷的视角背后有更明显的价值观,或是批判、或是嘲弄、或是悲悯。戴希则不同,他的作品中的冷视角更多表现为一种不加渲染的瞥见,一种不假思索的快门,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搁浅的静止的与己无关的世界。这种视角带给读者的信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章在解读上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另一方面是批判上的更加深刻和延长。解读的多样性和多重性表现在读者一般猜不透作家的真正用意,而单从文本方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版本和理解,可以说,作家在十字路用略带麻木的眼光瞥见了一些麻木的人和事,而读者跟随这种眼光来到了十字路口,则可以根据作家提供的视角从不同的方向寻找不同

在生活中张扬叙事的力量

□北乔

他笔下人物的生活细节饱满而鲜活,但似乎都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古铜色,如同被时光老化的旧电影。比如《老桂家的鱼》中的老桂,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可我们就是感觉相当遥远。而《绿皮车》中那些生活场景,我们是那样熟悉,但好像又十分陌生。《抄家》《1978年发现的借条》等,故事已经过去,可种种的细节依然在当下活跃。

因而,他的作品给予我们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有时我们明明被他带到了生活现场,可我们总感觉是旁观者;有时我们似乎处于很遥远的此时,可以内心早已抵达他笔下的世界。我们总是不断地发问,南翔是在提取生活元素进行写作,还是在想象中体验生活?如此种种,既刺激了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又丰富了作品的叙事,提升了小说的品质。

熟悉化的陌生与陌生化的熟悉,赋予南翔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特质。原本实在的生活,成为泛黄的记忆。那些本该固化为记忆的东西,却涌动于生命之河中。这样的叙事,具有象征性的意味,更有某种寓言式的可能。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无法告别的父亲》中找到答案。从家族伦理到民族伦理,从个体的生存到人类的文化史,父亲,本身就具有强大而显著的文化意味。许多时候,我们不

人有现实的物质享受欲,也有依赖想象生活的精神享受欲。他们渴望文学作品的引领,渴望超越现实的生活,渴望理想化的生活。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弘扬人性中的善和美,这个时代的精神需要被一种崇高和伟大所引领,使人再次拥有神性的光辉,这应该是一个有良知作家的社会担当。人性中有着善和美,也有着丑和恶,写人性中的什么和怎样去写人性,弘扬什么和贬斥什么,这是考验一个作家良知的问题。作家张洪兴勇敢地担起这份责任,他创作的《孟祥民》用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来介入现实生活,既符合人们对人生楷模的审美需求,也有益于引领时代的道德情操精神走向。

4 每个人的“基因”中都有“英雄因子”。当一个人的“英雄因子”相对聚集较多时,他就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英雄”。“英雄”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英雄人物就作为追求更高、更完美的精神境界的象征而为人们所崇敬。如果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思议的民族,那么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形象的时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英雄人物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滚烫的热血中也涌动着七情六欲,也有人之常情。

张洪兴笔下的英雄孟祥民,也有父母需要孝顺,有妻子需要陪伴,有儿女需要养育,有同学、同事、亲友需要往来。他有空也会回家做做饭,陪女儿做做游戏,探望探望老人,陪妻子聊聊天,结婚纪念日给纪念树浇浇水,给妻子、女儿过生日,为女儿记了厚厚的四大本成长日记。他还会做棉被,会摊煎饼……

他所以成为时代楷模,成为时代英雄,是因为在他的身上,积聚了常人达不到的更多的“英雄因子”:执行法纪不打折扣,不会变通;在被殴打的情况下毫不妥协;在种种诱惑(如:给他下岗的妻子安排工作,以送助学金名义送钱,请客吃饭等)面前不为所动;人性化的执法,对污染企业不是简单的关停完事,

冷眼旁观看世界

□汪苏

的答案。这使得作品在艺术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在作品《玫瑰与仙人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篇文章寥寥几十字完成了作家眼光的惊鸿一瞥,作品中仙人掌以丑为美,大肆喧嚷,向玫瑰进行了种种控诉。而玫瑰却只是嫣然一笑,文章至此,戛然而止。这给读者太多想象的空间,并能解读出不同的版本。这种不夹杂明确思想的冷眼旁观也在批判上让小小说这种简短的文学样式表现出较强的批判力度。戴希在小小说中用眼光表达出的“冷视角”,让这一批判现实主义利器发挥了别样的作用。

如果说冷视角构建了戴希小小说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冷的语调则填充了戴希小小说的艺术轮廓。戴希作品中的语言表现出朴素、平实、中立和简短的特点,由来着色清淡,冷语相加,给人以震撼。戴希的冷语之冷,不在于他的冷嘲,而是读者读到深处,觉得应该批判和嘲弄之时,戴希却依然如我,事不关己,冷漠地讲述着故事,更有甚者,作家还在理应批判和嘲弄之处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事情的丑恶面做一种恶人先告状类型的反驳,令人着实如寒流侵袭,其冷无比。作品《今几个高兴》可谓一波三折,作家自始至终都隐藏在话语背后,没有表达明确的思想意图。在理应批判时,他更加入戏地选择了叙述和赞美,给人以不寒而栗的冷,真是“本应直中曲,他却曲



而是帮企业想办法——转产、上项目、技术改造;在病魔肆虐的状态下,仍然忠于职守……

5 当今社会,一次次思想启蒙运动,现代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化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所有人无论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地,都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评价已从过去有意识或无意识设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独立的个体认知和评价构成“多元”的“每一元”,在与其他“诸元”的冲突中总会坚持自己的认知尺度和价值标准,这也意味着“每一元”都会有自己的英雄。这是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前提,同时也给现代文学家们塑造具有时代感、普世感的英雄人物带来了难度。

一个时代要健康和谐地发展,必须需要足以沟通各“元”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这正是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最为重要的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在多元中寻求统一与沟通的时代,需要将多元整合为一个有序的活体的时代。这种统一、沟通与整合的工作在文学中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正面的、健康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

英雄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时代背景,在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涌现出来的往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作家们对这类英雄的塑造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如何表现和平时期的英雄,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新课题。张洪兴创作的《孟祥民》,在平凡中见不平凡,在琐屑中见崇高,在熟视无睹中见精神,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可亲的新时代的英雄。

社会的进步单靠个别的英雄是不行的。《孟祥民》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可以唤醒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的“英雄因子”。这种“英雄因子”逐渐被唤醒、逐渐增多,必然会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时代发展正能量,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向更为高级的形态发展。

《孟祥民》,张洪兴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中直”的巧妙。这种冷的语言在戴希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恼人的空气》中,作家描述了一个长期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国外纯净的空气中反而难以适应的中国游客。作家只字未提国内空气污染的状况,也始终没有一句批判性的文字,而是一直在描写该中国游客在国外的遭遇。最后,医生得知该游客是中国人,立即使用汽车尾气为其抢救并将其挽救。在这样的冷幽默中,作家一贯坚持的“认真化了的语言”发挥了特效,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国内空气污染的严重,和国民对环境污染的麻木心态,令人沉思,令人心寒。

当文学沦为纯粹的消费品,小小说实在像一根救命稻草,表达一种立场,临摹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尴尬。戴希不愧为驾驭小说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剥离了作家个人作为叙事主体在文本中的思想和情感,用一种“冷的态度”去处理作品的主题,让文章更简短、通俗,也更为深刻直接,更易被消费时代的读者所接受。戴希作品的“冷态度”并不是没有态度,事实上,他的多部作品之间互相印证,表达了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我们这里所说无态度是戴希作品在态度明朗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表态,和在某些峰回路转的情况下的态度多样化,把原本简单的故事深刻化,把原本单纯的故事衍生演进,从而引导读者进入思考,给人一种关于心门的叩问,一种关于心痒无处挠的悬念。戴希的作品都是入世的,而意念却又都是出世的。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他在批判、嘲弄、讽刺、冷漠后面所隐藏的文化拷问。

《死亡之约》,戴希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但无法告别父亲,而且也绝不能告别父亲。老桂一家可以失去家园,但那种温情不能干涸,那份对于家族的责任丢不得。老桂与老伴表达的方式相差很大,但对于子女的关爱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是油然而生的责任,在整个社会,也是一种不可缺失的传承。绿皮车可以成为历史,但荡漾于那狭窄空间的温暖,我们千万不能告别。绿皮车只是一个物化的空间,空间的转换不能成为我们心灵扭曲和精神异化的借口。我们在残害大自然,糟蹋我们的家园,带来的恶果不仅是物质性的荒芜,更多是心灵和精神上的沙漠化。后者远比前者更可怕。推而及之,我们可以忘记或忽略某个群体、某个时空,但不能漠视他们的生命与情感,践踏他们的尊严与精神。《无法告别的父亲》中的“我”无法从生命与精神上剔除父亲的遗传与影响,这只是纵向性的承继。而之于我们的生存与生活,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决裂历史斩断未来,在人与人、不同的领域和群体间竖起高墙,让我们只有孤岛式的此时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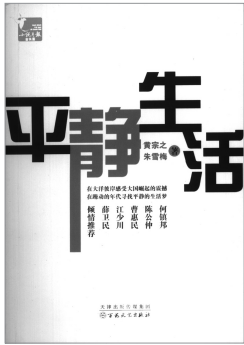
南翔以他的叙事传达一个观念,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肉体、文化、情感、精神,人类与自然,所有的这一切,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体。从这一意义上说,南翔在进行宏大主题叙事,其中的关键词是“尊重”与“交流”。我们当忠实地与历史和未来对话,当敬重自然,学会聆听大自然的心跳,与大自然亲和地交流。我们更应该尊重所有人的生存、生命和生活,亲近地品味他们情感和精神上的光芒。

《绿皮车》,南翔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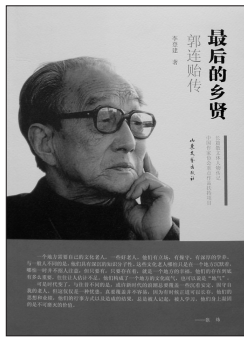
《平静生活》



【美】黄宗之
朱雪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两位作者是旅美华人,又是伉俪。小说讲述了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杨帆在导师的指点下,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收集研究资料,走访了回到国内和继续留在美国生活的三个华人家庭,从而寻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故事。通过“海归”者与“海不归”者的内心矛盾、挣扎、困惑、焦虑和反思,揭示出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和平静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哲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近3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大国崛起过程中产生的世界性影响。

《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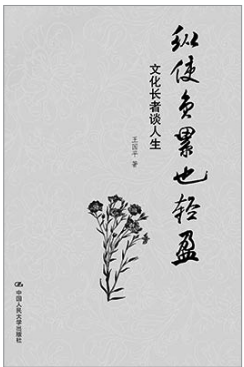


李登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84岁的郭连贻是一位生长在乡野的饱学之士,一生坎坷,命运多舛,而这却正是他艺术创作得天独厚的资本。他游移于稼穡笔墨之间,甘于寂寞和清贫,类似深山里的隐士,但他的学问、品行、君子风范吸引了众多同道,成为一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一代代乡贤以令人钦佩的智慧、热忱和辛勤劳动,培育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他们又像一盏盏明灯,引领着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在文明进程中不停行走。

该书以郭连贻为中心,雕塑了一组乡贤的群像,着力表现了乡贤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通过“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浓厚的文化符号,反映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该书不满足于讲述传奇故事,而是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其内心的冲突,灵魂的挣扎,富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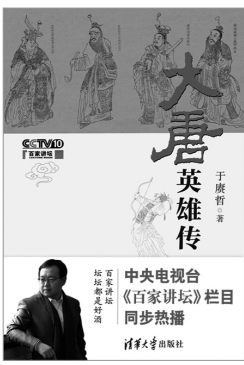
《纵使负累也轻盈》



王国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13位老人,故去的,历经了百年风霜的击打;健在的,也刻下了超过八旬的年龄。他们大多没有显赫的声名,却在自己的领地默默深耕,推出了他们全部的智慧才华,铸就了属于他们的人生传奇,并最终汇入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经由作者的“穿针引线”,他们相聚在这本小书里,回望漫漫人生路,卸下各自的“负累”,笑谈过往的岁月,畅想明天的风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个“轻盈”的身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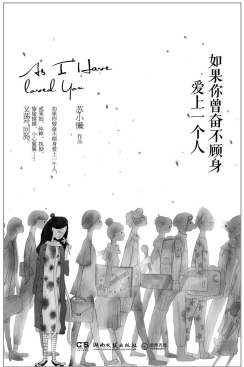
《大唐英雄传》



于赓哲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凌烟阁是唐代长安城大极宫的一座阁楼,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24位在建国和玄武门事变中建立功勋的功臣的画像悬挂在阁中,用以标榜功劳,激励后进。所以后世文学语言中“凌烟阁”成了“建功立业”的代名词。之后,陆续有功臣被添补到凌烟阁中,如郭子仪、李光弼、张九龄、马遂等,总数最终达到了100余人。这部书以“凌烟阁”为主线,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20余位人物加以介绍,贯穿整个唐朝历史,为治国兴邦,为人处世提供借鉴。

《如果你曾奋不顾身爱上一个人》



苏小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本书是青春作家苏小懒沉潜3年之后的全新作品。作品以女大学生别琼走上社会后的恋爱与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温暖又虐心的爱情故事,将女性对于爱情、婚姻、人生的成长感悟娓娓道来。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传达出震撼人心的爱情正能量。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虽然以温暖和治愈为主题,却毫不回避地呈现出许多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读来引人深思。